

【all郊】地牢mob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4771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4771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mob , 4P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0 Words: 4,426 Chapters: 1/1

【all郊】地牢mob

by [Emergency0919](#)

Summary

上一篇宗庙doi的后续
4p路人轮奸

Notes

自行避雷

意识混沌的时候，时间流逝也被模糊了尺度，殷郊完全忘记自己昏迷了多久。浑浑噩噩的五感中，触觉最先变得清晰。他在宗庙脱下的那件里衣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披回了身上，松松垮垮袒露出大片皮肉。但他还是觉得热，由内而外的滚热把他烧得心焦乏力。单薄的布料只是聊胜于无，陌生的手掌落在身体上的感受被敏感放大。热烫的、毫无章法的，伴随忽远忽近的喘息，气氛诡异得不可捉摸。

常年暗无天日的牢房本就压抑，湿冷地板上零星垫了些粗糙扎人的干草，甚至还擦破了他的脸颊。手臂上被父亲灼烧过的伤痕没得到妥善处置，时隔这么久已经隐隐有溃烂的迹象。又被人粗鲁的抓握拖拽、翻转身体，殷郊疼得差些哀叫出声。这是他最本能的反应，可他现在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，哪怕只是张张嘴。

摸在腰间不停揉弄的某只手急不可耐地往殷郊的身下去了，顺着背脊线滑进臀缝间。粗蛮揉捏的手法毫无尊重可言，完全是把他当成了一尊没有生命的器物在放肆亵玩。殷郊一时睁不开眼睛，只是挣扎，想要躲过无孔不入的触摸。可他的四肢却出奇沉重，根本无法动弹。费尽全身气力的反抗，落在其他人眼里，他仅仅

只是皱着眉，无力地哼了一声。

压在他身上的两三个小杂兵听到了他发出的声响，更是兴奋得当即要脱下裤子。他们几个本来是在摘星阁当值的，这晚接到个特殊的命令，百夫长特意来点了几个最近表现不错的人。他们就这样被拨来了牢房。听说这次的罪犯惹下了泼天大祸。就算在死刑前，大王不愿轻易放过，便任由他们处置。

这几个小杂兵平时职级太低，行军打仗时都是炮灰的角色，在摘星阁当差也根本无法近身伺候那些显贵的主子。加上牢房里光线昏暗，殷郊受了太大的打击，早已蓬头垢面又灰头土脸，哪里还找得到半分昔日太子气宇轩昂的样子。他们只当是得了一具身材极品的军妓，欢天喜地领受这份奖赏。

当时在宗庙里，姬发有过放走殷郊的前科，把殷郊转送地牢的职责落不到他头上。幸好后来押送殷郊的侍卫也曾是战友。他看着殷郊面色苍白昏迷过去，再怎么都说于心不忍。在赶往地牢的路上，他还为昏迷的殷郊披上那件还算干净的纯白里衣，稍稍遮掩住这位狼狈太子浑身羞耻的痕迹。这件单薄的里衣很快就要被彻底撕开，连侍卫都要小心维护的太子尊严，也即将在这间窄小牢房里被粉碎殆尽。手脚被缚的太子殿下，随便点来的几个小杂兵，毫无下线的侵犯……这就是殷寿最后的谋划。

常年在军中摸爬滚打，锻炼出来的结实肌肉确实手感极佳，但怎么也不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军中难有消遣，同性之间相互抚慰也是常事。那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轻车熟路玩弄殷郊身上柔韧的肌肉，耐心很快告急，掰开挺翘的臀瓣去寻那处本不该用来承欢的穴口。父亲在宗庙的那场侵犯令殷郊无法释怀，而此刻这些意味不明的把玩，也在不停破坏他脆弱的心防。他像是一枚强行被外力强行砸开了壳催熟的果实，在父亲身下承受过性欲的侵蚀，便再无法倒退回最纯洁的时刻。甚至就只是这么一小会儿，最敏感之处传来的阵阵酥麻，正在一片混沌里反复提醒他，他被玩出感觉了。不算细嫩的皮肉也被摸得战栗，他热得晕头转向，恨不能吐出舌头散散热。

“哟——”

男人兴奋的声音难听得像鸭子在叫，“之前射进去的还没流干净呢。”延迟许久，殷郊在迷蒙间皱了皱眉头，迟钝感觉到紧窄高热的身体深处挤进了两根手指。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浑身一颤，腿根立刻就被压紧了，预防他条件反射的反抗。几股外力合作掰开他的双腿，他能感觉到自己并着腿最想隐藏的、被父亲毫不留情攫取过的地方又被暴露了出来。那处早就肿了，污糟的体液也没清理。小麦色的皮肉下氤氲着不大明显的媚红，腿根满是干涸的精水，几个小杂兵不约而同沉默片刻。扩张的指节倒是没停，趁着殷郊双眼紧闭，粗鲁折腾柔腻的穴肉。模糊间听见谁先开了腔，好像在争夺优先权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嘈杂的交谈声在殷郊剧痛的脑袋里忽远忽近。殷郊听进耳朵里，浆糊般的大脑却始终无法理解那是什么意思。

“奸尸好像还是差点味道啊。”

“对，要他反抗才够劲儿！”

“那磨蹭什么，用水泼醒！”

他正直的理念里根本来不及拼凑出这几句话，一桶冷水已经兜头泼了下来，所幸也不用再思考。模糊的视野里努力聚焦，殷郊第一眼看到了外头的天色，一如既往的昏暗。好似随时要狂风暴雨一般压抑，就像父亲的登基大典那天一样……他怎么又想起殷寿了。明显现在他的情况更危急一点。周围伴随着豺狼虎豹各种猛兽的吼声，他还被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虎视眈眈盯着，就连身上残存的布料也被扯得七零八落。健美的身体看起来很经得住折腾，这几个小杂兵自然也不会对殷郊有什么怜香惜玉之心。磋磨他的时候手劲儿太大，就算他肤色深，也能看出些许更加淤红的印迹。

殷郊还没缓过神来，那几个混蛋似乎终于吵出了一个结果，抱起他的双腿缠在腰上。和他身形相仿的男人连甲冑都没脱，就这么沉甸甸压下来。粗硬火热的欲望抵上他的腿心，箭在弦上，殷郊心底升起一阵熟悉的恐惧。

在父亲身下被压制得毫无余力，这次却不同，殷郊在这些卑贱的小兵面前，能够完全摆出属于太子的气场。他抬手推拒，扯着嗓子大喝一句：

“……你们好大的胆子！”

可是殷郊刚一抬手，手腕上沉重的镣铐瞬间把他拽回现实。许久未被清水浸润的嗓子火燎一般的疼，声线暗哑。他吼得太用力，撑不住咳了几声。身上压着的男人早等不及了，三下五除二压制住他那些反抗的小动作。

硬得快要爆炸的性器粗蛮地插入他的身体，甬道里酸胀的感官和细细密密的疼痛如影随形。殷郊身上反常的发热是他身体脱力的罪魁祸首，可是现在反倒成了催情剂。高热的肉壁紧密包裹着入侵的器物，像是要把入侵者融化其中。

另外两个男的也没闲着，粗喘揉捏他练得饱满有力的胸肌。他恶劣地来回挺腰，鼓胀的龟头磨蹭他淡褐色的乳头，玩得那儿应激挺立起来。

殷郊低头便能看见自己被亵玩的现场，荒诞又情色。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身体竟然还有这么多玩法，一时也愣住了，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肌肉跟着绷紧，暴出分明的血管形状。身后又被深顶一下，刚操进来的那个男人似是不满殷郊的分神，用粗暴的交合逼迫殷郊看向自己。殷郊克制不住闷哼一声，酥麻的快感在皮肉相贴间不断荡漾。

他好歹还是太子啊……

殷郊一时也分不清这一刻是气得还是爽得，全身战栗不停，下唇也跟着颤抖，连话都说不完整。下巴很快被另一只空闲的手掰开，还没出口的叱骂被男人的性器撞进了咽喉深处。手掌顺着他的下巴捧住下颌，玩味一般夸他乖巧，摩挲他的脸颊时像是在安抚一只狗，实则是时刻提防他发狠咬下去。他舒服地在殷郊高温的口腔里抽送，手闲不下来，百无聊赖地拨弄殷郊脸上乱七八糟的长发，湿透的发梢甚至还在往下滴水。

刚那桶冷水把殷郊灰扑扑的脸洗净了大半，仨人这才仔细看清了他的五官。浓眉大眼、眉骨锋利，鼻梁也高挺，是很有冲击感的同时也很俊美的男性五官。能把这样条件的男人压在身下肆意玩弄，甚至还按着头给自己做口活，心理的快感早就冲破了阈值。

要不是大王的恩典，平时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

这个犯人长了一张帅脸，最不妙的是心也太干净了——殷郊的眼睛不可置信瞪得浑圆，似乎被种种情色的玩法打击过头了。喉头被深顶的感受逼他干呕了好几下，浓密的眼睫也被生理性泪水沾湿。

几个男人逼仄围绕着他，只是唇齿喘息都震耳欲聋，他却连一个字都无法清楚说出。殷郊感觉自己痛苦得快要死去了，痉挛的食管还背叛他的骨气，卖力伺候身上的禽兽，连带着正在操他后穴的男人也爽得长叹一声。

快感来得密集又剧烈，殷郊几乎要喘不上气，这对于反复被侵犯亵玩的人来说好比折磨。他们操他的时候很好心地替他弄着前面，同样无数次操练兵器的手掌满是老茧，稍微磨弄几下马眼，殷郊的腰眼就麻了。

尽管他并不想射精、不想高潮，不想直面自己淫贱的一面，却还是无法违背动物的本能。前头很快泄得一塌糊涂，高潮的同时全身顺着快感不自觉绷紧，后面那口穴也绞得紧。他屏起呼吸轻轻呜咽，几乎要翻白眼。嘴里的这根先被殷郊吸得受不了了，在他湿热滑腻的口腔里缴械投降。龟头抵着舌根射了出来，殷郊被迫吞了一口浓稠腥臊的精。浑身的力气也随着嘴里拔出的性器一起抽离了身体似的，烂泥一样瘫倒在地。压在身上尚未释放的男人都不像在强迫他，更像半推半就。

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。殷郊失焦的眼神投向头顶上黑洞洞的房梁，身上的肌肉也随着操干的动作有节奏晃动，结实的胸脯在这种时候格外有存在感。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后悔练了一身肌肉，这种时候除了让别人操得更爽以外，没有丝毫作用。

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了。虽然他甚至还不知道殷寿要怎么折磨他，但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。就算殷寿不杀，他也不再强求自己，在种种人格的摧残之下仍然苟活下去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身为君子的端方和傲骨……这是母亲唯一留给他的东西了。

等姬发买通狱卒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儿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尘埃落定的一幕：殷郊丢了魂似的躺在地上，乱糟糟的长发里掺杂着草渣。身上缠着几条可怜的布条，勉强能看出曾是件衣服。压在他身上的杂兵还在耸动着抽送，不停交合的腿心湿泞情色，传出皮肉急促拍打的粘腻声响。

他心急如焚，看到殷郊被高热和情欲烧灼，较深的肤色下隐约透出不正常的桃色。

“殷郊！”

姬发的脚步顿在了大牢门口，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心口，一时间脚下难以再迈出半步。

“……你们这些该死的！”

殷郊听到了他急迫又愤怒的呼唤，眨了眨眼睛，头却没转一下。他一览无余的惨状被姬发尽收眼底，沾满了腥臊的浊液的身体——脸上有，胸膛上有，甚至发丝上也有，把头发纠缠成打结的一绺。他好狼狈，昔日和姬发并肩驰骋沙场的殷郊遥远得像是一场梦。

姬发不敢承认，自己几乎是看到殷郊受辱的那一刻就硬了起来。一个离谱的念头在脑海里响了一遍：如果现在操着殷郊的人是自己就好了。

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混着阴暗作祟的占有欲把姬发架在火上烤，情欲也被烧成了恨，他开始恨自己的无能，甚至连一鼓作气冲进去砍死那几个小杂兵的魄力都没有。牢房的栏杆足有碗口粗，他瞬息间拔了狱卒的剑砍上去泄愤，砍得剑都卷刃了，牢门却纹丝不动。

牢门内这场漫长的轮奸走向尾声，姬发终于遮掩好自己的不甘，踹开木头门追了进去。还压在殷郊干最后一炮的畜牲被他一脚踹开，这次他却心虚得不敢直接扶起殷郊，而是骑在那个强奸犯身上一拳接着一拳。

“你们等着！”

姬发咬牙切齿地咒骂着，一拳下去砸出了血。他习惯性搬出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做威胁，“让大王知道了，你们这些畜牲一个都别想活！”

姬发气势骇人，周围牢房里关押的豺狼虎豹，也被他这一声几近崩溃的怒吼惹得瞬间暴躁。野兽狂乱的吼声把场面推向剑拔弩张。

“你又好到哪里去？”

早在刚肢体接触时，这个小杂兵就已经看穿姬发心里同样阴暗兴奋的欲望。他喜滋滋嘲讽姬发只能看着却吃不到嘴里的无奈，同时又不知道自己刚刚翻来覆去操了个爽的死囚，是殷商唯一的太子殿下。

“你拿大王压我？”

无知者当然无畏，他对姬发的愤怒丝毫不怵，反而还顶着一脸黏腻的血液，得意洋洋反问，“你猜哥几个今天，之所以能来死囚的牢房里嫖这一回，会是谁的授意？”

除了那个喜怒无常罔顾人伦的殷寿以外，还能有谁。

姬发没想到这一层，但惦记着还有殷郊在场。他来不及让这个杂兵闭嘴，只能再抡两拳作补救，直到打晕这畜牲。姬发回头望了一眼，疲惫的殷郊眼神里还是看不出任何情绪，好像一面破碎的镜子。姬发投过去任何一点光源，都被他尽数反射回来，再也无法收入眼底。

殷郊不是没听见，也不是没有反应，只是太疲倦。从小崇拜敬爱的父亲形象一朝崩塌，甚至又被父亲侵犯、被小杂兵们亵玩，直至现在还被人告知，其实这些小杂兵都是父亲特意派来折磨他的。

他太累了，一环扣一环的事实把他折磨得筋疲力竭。

他的好兄弟姬发解决了那几个小杂兵，终于转过来面对他。姬发小心翼翼地唤着“殷郊”，生怕再撕开他的伤口，殷郊却不敢像以前一样坦坦荡荡地应一声。他甚至没有理由开始痛恨姬发此刻出现在这里，撞破他最脏最淫的一幕。酸软无力的肌肉互相牵扯，殷郊艰难地翻过身背对姬发，他侧躺着蜷缩起来。双手抱头、脸埋进膝盖的姿势至少能给他带来一点安全感，让他不用再面对这个父亲随便找人玩儿他的荒淫事实。

紧贴地面的耳朵听见雨点落地的声音，一滴一声，逐渐如鼓点般密集起来，殷郊沉默地闭上了眼睛。

这场雨，终于酣畅淋漓地下起来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